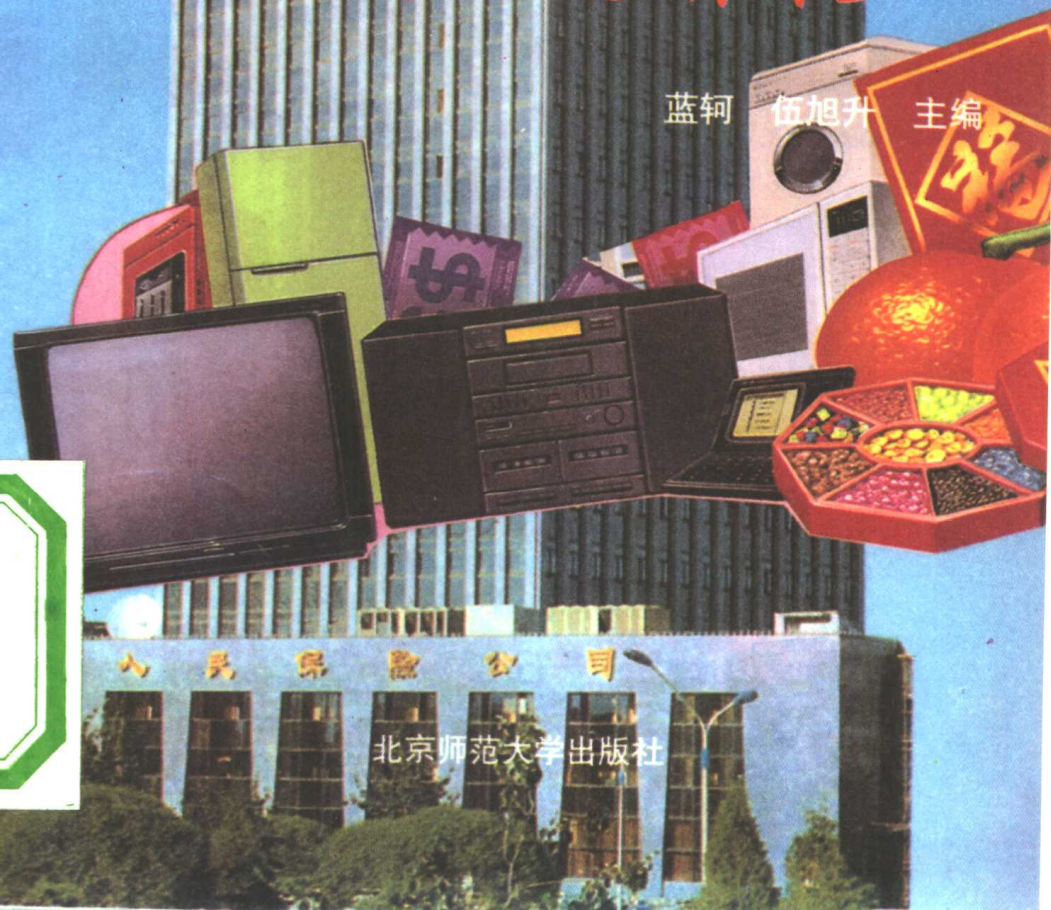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风靡中国的 私人保险

蓝轲 伍旭升 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风靡中国的私人保险

蓝 轲 伍旭升 主编

高 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风靡中国的私人保险

蓝轲 伍旭升 主编

高 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15 千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303-02859-5/I · 299

定价：3.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外保险史话	
.....	(1)
保险，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	(1)
步履艰难的中国保险业.....	(3)
新时期的曙光.....	(6)
风险·灾害·发展·保险	(13)
第二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人身保险	
.....	(22)
从《蒙娜丽莎》说起	(22)
国外五花八门的人身保险	(24)
人身保险对社会的参与	(27)
中国人就不值钱吗	(28)
第三章 众里寻她千里度——吉祥观念解析	

.....	(32)
名目繁多的吉祥物	(32)
广泛的保护神	(36)
驱灾避邪的民间禁忌	(39)
第四章 不是我不明白 是世界变化快——中国人	
保险心态	(45)
改革为保险插上翅膀	(45)
救济不如保险	(47)
侥幸心理作怪	(49)
保险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50)
保险，爱你没商量	(53)
个人投保现状调查	(54)
个体户的保险意识	(56)
第五章 锦上添花——名人保险	(58)
名人难当更需平安	(58)
大腕王朔侃保险	(61)
名人保险索赔案例	(63)
第六章 无限风光在险峰——旅游保险	(66)
出门在外·保险解难	(66)
风光险峻·保险解忧	(69)
第七章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航空保险 ...	(73)

1992 “11. 24” 桂林黑色星期二	(73)
1992 “7. 31” 南京空难与 “11. 5” 原阳空难	(78)
空难呼唤 航空保险	(80)
忧喜参半的中国航空业	(87)
各方人士谈空难与保险	(89)
第八章 平平安安才是真——保险纠纷案	(93)
谁是受益人	(93)
自杀者该不该赔付	(108)
形形色色的纠纷	(113)
第九章 保险不是摇钱树——保险诈骗案	(127)
伸向保险业的黑手	(127)
瞒天过海·信手涂鸦·见机行事	(130)
移花接木·死而复生·冒名顶替·偷梁换柱	(140)
趁火打劫：人性的泯灭	(149)
第十章 好人一生平安——保险业展望	(156)
中国人的风险意识	(156)
保险能否成为 “再造金丹”	(158)

保险，世界经济中的“大哥大”	(162)
我想有个家	(168)

第一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外保险史话

保险，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

1347年10月13日，“圣克勒拉”号货船缓缓驶离意大利热那亚湾，开始了至马乔卡的航行。一位商人为这次航行承担保险，出立了历史最早的一张保险单。从此，保险业就像那离港的船，漂流到世界上所能涉足的各个角落。

世界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早的保险是海上保险。早在公元前2000年，善于经商的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居民就有广泛的贸易活动。当时的船舶构造简单，无法抵挡海上风浪的冲击，因此，航海经商业被视为是一种冒险业。当货船在航行中遇到狂风巨浪时，人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应急措施就是抛弃货物，减轻船的载重，使船能尽快脱离危险。可是货物一旦被抛弃，拥有这批货物的商人就会遭到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使这种情况发生后，货主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商人之间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货物被抛弃的损失由那些贸易成功并且获利的商人共同分摊，给受损者以补偿。这样，虽然一

个人所受的损失巨大,但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就微不足道了。今天,保险公司取代了“大家”这个角色,负责收取每个人所支付的保险费,如果“大家”中的任何一个因意外事故受到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保险公司就可以把集中的保险费补偿给个人。

11 世纪末,海上贸易被控制在意大利商人手中,保险也只在他们之间进行。

到 15 世纪,海上贸易的中心从意大利移到英国,1688 年有个叫爱德华·劳埃德的在伦敦附近的塔街经营着一家咖啡馆,为过往的船主和商人提供交流和休息的场所,有点像如今人们所称的海事“信息”中心。于是咖啡馆的主人用自己的姓氏创办了一个保险行,并印发一份极实用的有关航运的小报,使这里被人们公认为是得到海上保险最可靠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埃德的组织机构越来越大,遍布世界各地,承担范围也越来越广,在汽车刚刚诞生不久的 1909 年,劳埃德便率先承接了这一形式的保险。近年劳埃德又首创了太空保险,1984 年对美国一颗发射失败的卫星的成功收回,成为保险史上的一大救助功迹。

1906 年美国旧金山发生了大地震,劳埃德对所有投保的人给予了全额赔款,并将由于地震而引起的火灾损失也如数赔偿,由此劳埃德的慷慨信誉便名扬世界,被人誉为“天下第一保险”。

在劳埃德保险公司的总部大厅中,悬挂着一座小铜钟,是 1799 年从荷兰沿海一艘沉船上打捞上来的,它来到劳埃德公司后,便担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使命,随时报告公司重大的经营情况,例如上面提到的 1984 年,美国航天飞机成功地收

回卫星后返回地面，小铜钟发出一声喜悦的响声，报告本公司因此次飞行保险而赚了 5000 万美元。而 1985 年，南朝鲜一架波音 747 客机被前苏联击落，消息传来，同一个小铜钟，这次却发出了两声悲哀的鸣叫，于是人们知道，劳埃德公司必须向“大韩航空公司”赔偿 2680 万美元。但毕竟小铜钟还是佳音频传，它现在每年承担保险金额为 2670 万美元，保险费收入达 60 亿美元。劳埃德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头号保险业垄断组织。

英国劳合社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确实是世界保险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历史每跨进一步，保险业就跨进一大步，甚至两步。它在世界的户口簿上匆匆地填上自己的名字，就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了。它的来历很平常，又很不平常；它的成长很简单，又很不简单。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又认识自身的一个朴素的辩证法。人类终于在无形中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屏障。它是人类在大海上寻找到的一只永不沉没的船。

难怪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里的最豪华的建筑上挂的往往是保险公司的牌子，难怪在世界各个角落都穿行着保险人员忙碌的身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悄悄地生活在一个“保险的世界”，至少是生活在充满保险意识的世界。

步履艰难的中国保险业

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保险的种子却深深地埋了几千年，迟迟不肯萌芽。

是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是有超常智慧的，我们在很古的年代就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车船，我们还有辉

煌的丝绸之路，但是我们却长期停留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之中。

当我们面对洪水、烈火、地震、生老病死的自然灾害时，我们却只用阴阳学说取得平衡和默默地承受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灾难。于是产生了易经学、面相术、风水、皇道吉日、八卦、星相等众说的推算。防灾的玄学手段，出现了众多民神、吉祥物、礼仪等祈求平安的民间文化，然而缺少的就是理智的科学的防灾意识和现实的经济的救灾手段。

当然，朦胧的保险意识还是有的。

早在夏朝后期，在《夏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天有四殃，水旱饥荒，甚至无时，非常积聚，何以备之一。”这就是用丰年来保灾年的办法。

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耕三余一”，同样是这种智慧的表达。

《易经》中也有“居安思危”的阐述。

墨子在《七患》中说：“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

杜甫在诗中也唱到：“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

发展到后来，也只停留在建“义仓”、“包公陈州放粮”这种不属于经济活动范围的思考与实践上。当然这也只是临时性的救济办法，面对飞灾也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尽管到中国盛唐的经济高度发展时，航运已远渡东瀛日本和南洋，陆路商队已横贯欧亚大陆，但却奇怪地没有孕育出保险这个婴儿，只是一年又一年地凭借幸运来躲避天灾人祸。

中国的大门始终是关着的，但世界的大门却一直向我们敞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洪仁玕先生，远渡重洋，并

有志引进西方的文明，成为第一个倡议在中国兴办保险的奠基人。公元1859年，洪仁玕《资政新篇》上书洪秀全，纵论中国施行新政之路，他在“法之类”这一篇中，提出造船、办银行、开矿藏等兴邦大计，同时提出了办保险这一重大决策：“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母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他的关于保险的启蒙思想成为中国保险发展史上的第一道闪电。

同样，中国的保险业也是从航运开始的，而且也带着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洋务派李鸿章看到西方资本已开始垄断华夏的保险业，便提出“自筹保险”的主张。终于到了1875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保险招商局，即后来的仁济和保险公司，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设的第一家保险企业。

但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各保险公司在国民党通货膨胀的情势下，早已处于风雨飘零之中。上海华豪保险公司在获悉它所担保的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轮”在开往台湾途中触礁沉没后立即逃之夭夭，其情势可以想见。

1949年10月，天安门轰鸣的礼炮催生了共和国的保险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中国的保险业还处于摇篮之中。许多人发出了疑问：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保险，再搞保险，这不是把钱从这个口袋掏向另一个口袋，多此一举吗？

面对农村搞摊派保险，使农民厌烦了。告保险状的信飞向了党中央。

这就是中国的奇特现象：本来属于经济和法律部门的事，人们却自然而然地期望党的裁决，期望中央领导人的批示。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凭着他对农民的特殊情感，阅信之后不免有些愠怒，但他仍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幽默地说：“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不买，反正我不买！”这三句话干净利落，很有味道。显然，毛主席的话是正确的，他提出了买保险要坚持自愿这一重要原则，他那句“反正我不买”的带有诗人气质的话，却多少给当时处于起步的保险事业泼了一点冷水。

接着，在大跃进的极左思潮的旋风中，人民保险夭折了，除保留一点涉外保险业务外，国内保险一律停办。直到1980年方才恢复了中断了二十一年之久的国家保险业务。

新时期的曙光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能很多中国人至今还未听到这只保险吉祥鸟的鸣叫，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只鸟，但它已经在不惹人注目也没有大轰大鸣的情势下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大森林中飞得最快的一只经济鸟。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江春水中，悄然涌动起一股引人瞩目的社会化消费的保险热潮。1986年我国保险费收入为52.3亿元，到1990年已增长到177.8亿元。全国已有56万多个企业，9089万户家庭，约占2亿亩农作物，2.1736亿人次参加了各种财产和人身保险。国内外业务赔款总支出为81.1亿元，尽管我国的保险业走过一段步履维艰的路程，但它现在已经站立起来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将成为经济建设中保驾护航的巨人。

1980年，全世界的新闻都在头条位置报道两伊战争爆发，两伊土地和港口上炮火连天，飞机的呼啸声使人胆战心惊。就在伊朗战区的一座海港内，炮火击中了广州海运公司的四条轮船，其中“嘉陵12号”轮船损失尤重。但庆幸的是，这四条船出海前已向广东省保险公司投了保，得到了1430万美金的合理赔付。

1983年，美国“爪哇海”号钻井台在南海被风袭击翻船，船上81人全部遇难，保险公司赔付了538万美元。

当这些涉外保险案件已引起国外的注意时，国内的保险业务仍然向中国10亿人口渗透。

1976年世界第一号中国唐山大地震，死亡20多万人，伤残和流离失所的人数数以百万计，但当时只有救济，没有保险。而80年代云南发生地震时，保险公司成了最早赶到灾害现场的机构之一，受灾的老百姓第一次懂得，他们所领到的白花花的票子不是国家的救济，而是保险的赔付。

人们至今对大兴安岭那场火灾存有余悸，记忆犹新。在5月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大兴安岭却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映红了大半个中国，人们心急如焚，几乎见面就问：“火灭了吗？”但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场大火更是对刚刚起步的人民保险公司的一次高温冶炼。

这场火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共付出了一亿二十四万人民币赔款，百分之百按保单兑现。难怪当时还在现场处理善后的田纪云副总理感慨地说道：“救灾资金第一靠保险。”

但保单是铁面无私的，它不是救济，也不开大锅饭，不是每人一勺。谁保了险就赔谁。漠河县1万多户，600户投了保，他们总共才交了11000元的保费，但火灾后却获得了250

万家财产赔款。其他 1 万户因为没有投保，分文未得。至于救济金，就是每户几十元的事了。

如果说大兴安岭的一场大火使保险公司的人们受到了一场火的锻炼的话，那么 1991 年南方的大水又给保险公司一次水的洗礼。

在本该呈祥的羊年，天空和土地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游戏，在世纪末的交接处，却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明丽的江南夹在黑色的云缝里，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水里，刚刚起步的小康生活希望淹没在浩淼的水中。

安徽、江苏是受灾面积最大、损失最重的省份，河南、湖北、贵州、浙江、四川、北京、湘南、山东、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据民政部门统计，此次水灾，全国统计损失达 821 亿元；被困人数达 1930 万人；受伤人数 49973 人；死亡人数 3074 人；受灾人数 2.3 亿人；损坏房屋 605 万间；农作物绝产 6641 万亩；受灾面积 6.37 亿万亩。

保险公司迅速地投入了抢险救灾的战斗之中，哪里有洪水，哪里就有保险干部；灾民转移到哪里，赔款就送到哪里，保险公司被人们誉为放飞口衔橄榄的鸽子的诺亚方舟，手擎五色石补天的女娲，身披麻衣的治水大禹，把希望的彩虹，谱写进灾民的心中。灾民感慨地说：过去发生灾害，首先想到的是解放军，现在首先想到的是保险公司，过去在灾区最受欢迎的是急救车，现在最让人盼望的是保险公司的查勘车。

暴雨和洪水把华夏大地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了喜，照出了忧；照出了转忧为喜，也照出了由忧而悔。

那些得到了保险补偿的人是幸运的，那些靠着保险赔款

恢复元气的企业是幸运的。可惜幸运的毕竟只有少数。

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带来了空前的巨额赔款。为同一灾害支付 26.49 亿元，这对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来说已相当惊人；然而，对比全国 821 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零头，保险财产损失占全社会的财产损失仅为 3.2390，而浙江省的比率还不到 1%！

尽管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向灾区捐献了大量的物资和钱款，但所有的捐献也不可能达到保险公司的赔款总额。人们又一次认识到防灾抗灾最强大的经济支柱只有保险。

国际社会目前早已把抗拒自然灾害的重任交给了保险业。1990 年 1 月，风暴洪水给英国带来了相当大的灾害，英国的保险业就为此赔付了 42 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 200 多亿。为什么几场风暴就导致如此大的赔付？这就是因为英国保险普及、投保率大的缘故。

其实，洪水灾害也是世界性的课题。美国也是常遭受洪水的国家。他们对灾害的研究与解决常常把政府的措施与保险的参与联系起来。美国国会 1968 年就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1973 年又通过《洪水灾害防御法》，明确并理顺了治灾、防灾中保险（包括保险限额、费率）和国家、地区的行政措施等等的关系。

21 世纪，会是中国的保险世纪吗？

中国的保险逐渐无孔不入，无所不在。

最惹人喜爱的中国国宝，大熊猫已进入了保险行列，每只熊猫的保费是 40 万美元。

驰名中外的中国兵马俑 8000 名兵丁和马匹，以最奇特的光辉震撼了世界，世人都以一睹兵马俑的风采而引以为荣。1985 年，33 件兵马俑赴英国爱丁堡市展出，保险金竟高达 1650 万英镑，相当于 5000 万美金。想想看吧，这 8000 兵马俑的保费将会超过几百亿美金的天文数字！那中国的故宫又该保多少钱？恐怕无人敢提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有趣的是，几年前海外一家商人准备在深圳开办一家工厂，按照惯例，他开始先和保险公司谈判。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厂房、机器、人员的保险都很快办妥了，而且客商对保率也很满足。但客商仍然在犹疑着，好像事情远没有完成。这个谜底最终解开，客商鼓足勇气，坦率地说：“我们想办政治保险！”主人一时瞠目结舌：“这个……”客商继续说：“是，我们担心政治变化带来的风险，比如政策的变化……”主人果断地说：“不会的，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会变化，我们的政局是稳定的。如果你执意要办，可以。”主人的明朗态度使客商震惊而又镇定。几天以后，深圳保险公司为这家合资企业办了政治保险。这是中国办保险的最大新闻，也可以说是世界保险史上的少有险种特例。事实证明，这家工厂投资得很顺利，中国保险公司也赢得了声誉。自然，这笔保费由于政策稳定而成了保险公司的收入。

澳门巨商吴兆声相信中国政局和政策的稳定，他在建珠海度假村时全都在中国投保，他说：“我相信中国政策是有连续性的。”这个昙花一现的“政治保险”虽然只出现一两次，但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海外商人在大陆投资的心态，也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人办保险的魄力和勇气。政治动荡的岁月过去了。